

改革开放三十年

讲述

居住海口63年
搬过10次家

钱汉堂眼中的海口巨变

文\张玉洁
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原海口市新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66岁的钱汉堂,脸上常挂着无忧的微笑。3岁时钱汉堂随父母从文昌到海口定居,在海口居住了63年,曾经搬过10次家,他见证了海口的城市变迁。

从“五层楼”到118米高楼

1945年下半年,日军投降后不久,年仅3岁的钱汉堂来到了新华南路,住进了今天海口市图书馆旁边一栋骑楼的第二层。他还记得,当时阳台上的窗台很高,想看楼下的热闹街景,得跳起来才能勉强看到,而比他年长几岁的哥哥只要自然地站着就能一览街道。

钱汉堂告诉记者:“当时海口最高的楼是得胜沙路上的‘五层楼’,也叫海口大厦,建于1931年,与相距百米之遥的钟楼一起,成为海口市的标志性建筑;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,海外华侨投资兴建了位于大同路上的华侨大厦,楼高七层,比‘五层楼’高了两层,这才终结了‘五层楼’最高建筑的地位。”

华侨大厦在上世纪60年代正式营业后很受青睐。钱汉堂回忆:房间紧张时,就连副市长接待客人,都要到总台等候总经理帮忙要房。

1988年建省后,海口出现了新的最高楼——滨海大道上的30层高的“新南洋大厦”。曾在市政府负责接待工作的钱汉堂,还多次带客人上到大厦顶层俯瞰市景和远眺广东的海安。现如今,海口的第一高楼变成了位于南海大道和龙昆南路交界处的“明光国际大酒店”,楼高118米。

从“五条路”到繁忙公路网

钱汉堂说,解放前的海口市就像一个小镇,道路少而狭窄,就是到了1978年的时候,全市也只有新华路、博爱路、中山路、解放路和得胜沙路5条街道,其余都是一些里弄小巷。

随着海口人口的增加,城市道路也跟着新建或扩建。钱汉堂说,1988年,建省后的第一个春节,时任海南省副省长鲍克明到海口市拜年时,当时的市长李金云口头提出省里拨款400万元的申请,用于海秀路的扩建和改造;鲍克明当场表示先给200万元,后来,这200万元还真的到位了。

说到海秀路,钱汉堂想起了海口当年的“零公里”,便是位于海秀路起点——原先三角池边上的一块小石碑,上面刻有一个阿拉伯数字“0”;以那里为起点,海口到秀英的距离是8公里,到府城5公里,到文昌74公里,到琼海116公里,到兴隆201公里。

近年来随着海口城区面积的逐步扩大,道路数量已从当初的“五条路”变成现在繁忙无比的公路网。

本文讲述的主人公关广森于波夫妇,投笔从戎,从东北到海南,历经艰难险阻,耗时一年,亲历了著名的解放海南岛战役,他们是目前扎根在海南的唯一一对健在的渡海作战夫妇。

关广森于波夫妇的爱情和婚姻,与海南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他们在艰苦的战斗岁月中萌生爱情,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,承载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……



经历渡海作战 洗礼的爱情

文\海南日报记者卓兰花 通讯员郑立军

在解放海南岛的第6天,1950年6月。一对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军中恋人,终于在海口相见了,那是生离死别的幸福相望!

关广森和于波是一对军中爱侣,亲身经历了解放海南岛战役,他俩的结缘,还得从60年前说起。

真情藏在彼此心中

关广森今年81岁,1947年在沈阳入伍;此前,他已在沈阳医学院完成本科烧伤及感染防治专业并留校工作。妻子于波今年80岁,与关广森在同一所院校就读高级助产师专业,1948年也在沈阳入伍。

关广森和于波在学校里认识,进而互相萌生了爱意。可是,严格而刻板的校纪不允许他们在阳光下手牵着手,真诚的情感藏在彼此心中。

学业未竟就参军入伍,于波露出老顽童的风趣,“嗨,当时在校的不少学生思想追求进步,没毕业就在学校入伍了,我也一样,当然还有爱情的力量。”

愿拿一个连换台X光机

60多年前,关广森在校学的专业很特殊——烧伤与细菌感染防治。那时,沈阳医学院专门为他配备了日本进口的“X光机”,交由高材生关广森使用和管理。

关老年轻时长得帅气、学业精、人品好,没毕业就参军入伍。他打听到解放军部队里“缺医少药无器械”的情况比较严重,便准备带医学院这一台“X光机”,加入43军。

当时43军全军卫生系统没有一台“X光机”。这台机器能够保证伤员深层次的防病救治!更让人惊喜的是,如今能接收这样一个专业骨干和一台“X光机”,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啊,部队官兵议论纷纷,“愿拿一个连换这台X光机”。

最终关广森如愿以偿,分在43军卫生部医疗保健科任军官,与“X光机”形影不离。关广森和那台“X光机”派上了大用场。

战火中谈情的特殊滋味

一年后的1948年,于波也参军来到43军,分在军后勤卫生所工作。一对医学精英,虽在一个军队工作,



但军纪如山的大环境,战火不断的大气候,三月两月,见不上一面很寻常,但彼此却难以拂去内心炽热的思念。

关广森和于波参加了辽沈战役和黑山阻击战,之后,他们又参加了平津战役。在战火中见世面,是时代的特殊;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“谈”情“说”爱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于老回忆:“那时一心也能二用,边作战行医,边惦记着对方,那是一种特殊的甜蜜,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。”

最多时一天走110多里路

忆及往事关老于老不胜唏嘘,“我和于波这一辈子走过了许多人一生都没走过的路。最难捱的是抡起‘铁脚板’随军南下几千里。”

“那个年代我们行军,最多时一天走了110多里路,平时每天走60多里。我们从沈阳一路上打打停停,走到湛江然后过海,打到海南岛。”

南下走到江西时,部队根本走不动了,许多人得了疟疾。部队不得不进行就地休整。于波作为一名随军医生,自己也得了疟疾,发高烧达39度多,可是关广森不在身边。“我发烧心里急啊,当时人手奇缺,一退烧就立即工作。”

这支队以北方兵为主的南下部队,一路上与国民党军、土匪部队、土豪劣绅家丁等作战,英勇顽强,却因水土不服,相继在江西山区高发的疟疾面前“倒”下了。得疟疾的北方战士居多,于波等医生就教士兵们多喝水排毒,但效果不明显。

“后来,我们想出了自制‘土蚊帐’的办法,就是在被子的两头缝上医院用的纱布,人钻进去睡觉,这样通风,主要是可以防蚊。”

火线医生苦练防晕本领

步行一年后,部队战士从东北一路打到湛江,然后进行海练。

于波在湛江霞山海练,关广森在赤坎海练。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,住得很分散,很少见面,“那时我们都挺害羞。”1950年于波22岁,关广森23岁。部队在湛江修整了半年,进行海练。

在渡海作战方案中,关广森被安排为火线医生,于波为后勤医生。演练乘船渡海,必须练就防晕本领,这对北方兵来说,真是天大的难事。

关广森认为,在渡船上救治伤员,首先要自己能防晕船,否则会



1949年关广森(左)、于波在湛江合影。

像电影里演的一样,我的耳朵轰隆作响,我早已顾不了自身的安全了,跪下来镇定地为受伤的战士包扎。”

当晚,于波也在冒着危险渡海,她的心揪成了一团,牵挂着关广森的安危。毕竟作为二线医生的她,比起火线上的关广森来说,安全得多。1950年5月1日,海南解放了,直到1950年5月6日那一天,于波才得知,她的心上人与死神擦肩而过,一对战火中的恋人终于在海口相聚。

虽然身着炮灰厚裹的军装,脸颊上的黑灰还未得及擦去,这对年轻的恋人,都从对方炽热含泪的眼中,看到了那份沉甸甸的牵挂。

1950年6月22日,于波所在的部门组织大家上街扭秧歌,庆祝海南解放。那时她的单位是海南一所,现位于三亚市的425医院。解放了海南岛,心上人又同在一座城市,尽管见面的机会不多,于波还是高兴得逢人就笑。

一斤糖半斤茶的婚礼

解放海南后不久,关广森于波接到命令,回师湛江担任卫生教师,完成历时半年的培训任务。

1951年6月,这对北方恋人,终于在南方海滨城市湛江,迈进了神圣的婚姻殿堂。结婚仪式非常简单,卫生培训队不足20人参加;婚宴宾客的礼物很少:一斤水果糖、半斤茶叶、几壶开水。“在婚礼上,一群年轻人尽情唱啊跳啊,好不开心!”

婚后,夫妻俩还是聚少离多,不久,他们的两个儿子相继出生,给这个家庭添了许多忙乱和快乐。

关广森夫妇随部队入琼后,为保卫海南、建设海南做出了突出贡献。半个世纪以来,他们的足迹遍布海南岛,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2医院、第185医院、第187医院工作过。1960至1980年代末,关广森夫妇分别在放射线、X光、烧伤学和妇科学方面有高深造诣。1988年海南建省后,夫妇俩成为全省著名的“爱心大使”和医学界权威。

从亭亭白桦的东北,到阳光明媚的海南,这对高级知识分子,怀揣着对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的忠诚,在海南扎下了根。



关广森(右)、于波伉俪金婚留念。